充滿甜蜜回憶的黃梅調

文 / 林孟華　圖 / 鄭雅謙

源起湖北的黃梅調

黃梅調，乃中國五大劇種之一，是源於湖北省黃梅縣的地方戲曲，以高胡為主要伴奏樂器，曲風以抒情見長，化妝服裝則類似京劇、崑曲，但是較寫實，唸唱則以國語為主。在音樂伴奏上，早期黃梅戲 (黃梅調) 由三人演奏堂鼓、鈸、小鑼、大鑼等打擊樂器，同時加入幫腔，號稱【三打七唱】。後期發展為整個國樂團伴奏更顯豐富澎湃。

黃梅調的唱腔乃板式變化體，有主調、花腔和彩腔三大腔系。主調是黃梅戲 (黃梅調) 傳統正本大戲常用的唱腔，有平詞、火攻、二行、三行等，其中平詞是正本戲中最主要的唱腔，曲調嚴肅莊重，優美大方。花腔以演小戲為主，曲調健康樸實，優美歡快，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民歌小調色彩。彩腔曲調歡暢，在花腔小戲中廣泛使用。黃梅戲 (黃梅調) 以抒情見長，韻味豐厚，唱腔純樸清新，細膩動人，以明快抒情見長，具有豐富的表現力，且通俗易懂，易於普及，深受各地群眾的喜愛。黃梅調的經典代表劇碼除了【梁祝】，較膾炙人口的還有【女駙馬】、【天仙配】、【江山美人】、【孟麗君】、【桃花扇】、【龍女情】……，齣齣都是精采好戲。

黃梅調在臺的發展

1963 年由香港邵氏公司製作的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由李翰祥導演，邵

氏當家花旦樂蒂飾演祝英台，新人凌波反串演出梁山伯。全部歌曲皆採用黃梅調演唱，曲曲流傳成為市井巷弄人人傳唱的經典名曲。幕後主唱者凌波、靜婷、江宏，皆為一時之選，在臺灣造成空前轟動，任何民間社區活動都有人表演，無論演唱幾百遍、幾千遍，觀眾都照單全收且樂此不疲，當時連歌仔戲表演也會拿來插播演唱。像筆者的年紀就是躬逢其盛，到現在，已超過 50 年，竟然連對白插曲都還能琅琅上口，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流風所及，延平北路國語片院線幾乎都是黃梅調大戲，除了凌波所主演的【西廂記】、【魚美人】、【雙鳳奇緣】、【七仙女】、【女秀才】、【陳三五娘】、【血手印】、【紅樓夢】等，連早期林黛所主演的【江山美人】、李麗華主演的【秦香蓮】、【楊乃武與小白菜】都同時播出，齣齣精彩、場場賣座，可見當時黃梅調之風行，從販夫走卒到黃口小兒，人人都能傳唱不歇，當時的氛圍，不會哼兩、三句黃梅調簡直如似「山頂洞人」，可見其影響之深，黃梅調的發展至此進入全盛期。

回味無窮的經典橋段

先從家喻戶曉的【梁山伯與祝英台】談起，從【十八相送】、【樓台會】到【哭墳】字字珠璣、句句血淚，動人心扉，情緒跟著旋律浮沉，例如：【十八相送】從相依相伴下山來，聰慧的英台一再明示暗示自己是女兒之身，偏偏憨直的山伯卻完全不解風情。看到背柴路過的樵夫，英台立刻借題發揮：

「他爲何人把柴打？梁兄啊你爲何人下山崗？」

山伯說：「他爲妻子把柴打，我爲你賢弟下山崗」

英台說：「不對！」

山伯問：「怎麼不對？」

英台說：「他爲兄弟把柴打，梁兄哥你爲你妻子下山崗」

山伯還不悅的說：「爲兄尚未成婚配，胡言亂語你太荒唐！」

進入觀音堂，英台說：「來來來我們替他來拜堂」

山伯說：「賢弟越說越荒唐，兩個男子怎拜堂？」

讓英台實在忍無可忍，只好指桑罵槐：

「你不見母鵝對你微微笑？牠笑你梁兄眞像呆頭鵝！」

山伯還爲此相當不悅：

「既然我是呆頭鵝，從此莫叫我梁哥哥！」

一絲一絲牽動觀眾的情緒跟著英台起伏。

【樓台會】是另一段高潮，從喜相逢到發現英台已另許馬文才，這椎心之痛，令人同掬熱淚。山伯對英台說：

「我與妳海誓山盟情意在，我心中只有妳祝英台，妳爹爹作主許馬家，你就該快把親事退！」

英台說：「我也曾千方百計把親退，拒絕馬家聘和媒，無奈是爹爹絕了父女情，他不肯

▲ 新編十八相送

把馬家親事退！」

山伯悲憤之餘急道：

「你爹不肯把親退，我梁家華轎先來抬，杭城請來老師母，祝家廳上坐起來，你我有媒又有聘，白玉環與蝴蝶墜，爲何不能夫妻配？」

英台悲傷道：「白玉環蝴蝶墜，蝴蝶本應成雙對，豈知你我自做主，無人當他是聘媒！」

山伯急道：「縱然是無人當他是聘媒，我也要與妳生死兩相隨。」

英台知道自己理虧，只好勸慰道：

「梁兄啊，梁門唯有你單丁子，白髮娘親指望誰？只怪我英台無福分，梁兄妳還是另婚配。」

山伯道：「那怕是九天仙女我都不愛！」

就是這股對愛的執著，讓觀眾的心都為之糾結。

梁兄臨死之前就是悲涼地自道：「春蠶到死絲方盡，英台啊！我不到黃河不甘心！」

符合詩經哀而不怨的情操。

歌仔戲則是直白的說：

「我死南山來收埋，就用青石做墓牌，山伯英台名打在，黃泉路上我要帶她來。」

越劇裡則是英台說墓碑上：

「黑的刻著梁山伯，紅的刻著祝英台。」

（附註：依照習俗，如未死預立墓碑則先刻上紅色字。筆者祖母生前曾經自己預立墓碑，也是先刻上紅色字。），可見習俗都有流傳到臺灣，而且保留至今。黃梅調裡的梁母，歐陽莎菲聲聲呼喚淋漓地詮釋了一位揪心刺骨之痛的寡母，歌仔戲則是娓娓道出母親辛酸：（劉南芳老師編寫的梁祝）

「日落西山黃昏暗，晚景淒涼是何堪？行到房間門，想要將囝來看，我看到他面肉消瘦心肝足無甘」

又自問道：「祝家的千金到底是生啥款？按怎給阮山伯爲她用情這專。」

讓人同掬一把熱淚。凌波獨特清亮的唱腔再加上音色柔美且充滿感情的黃梅調天后席靜婷小姐，雖然事經多年且有多人翻唱卻多無人能出其右，尤其是最經典的那段英台【哭墳】，句句哭訴、點點血淚，聞知者莫不柔腸寸斷。

英台哭訴：

「樓台一別成永訣，人世無緣同到老，原以爲天從人願成佳偶，誰知曉姻緣簿上名未標，實指望你攬月老來做媒，誰知曉喜雀未報烏鴉叫，實指望笙管笛簫來迎娶，誰知曉未到銀河斷鵲橋，實指望大紅花轎到你家，誰知曉白衣素服來節孝。不見梁兄見墳台，呼天喚地喚不回…」

隨即堅定地說：「英台立志難更改，我豈能嫁與馬文才，梁兄啊！不能同生求同死啊！」

隨即縱身跳入墳中。觀眾早已淚流滿

面。難怪有人會看幾次哭幾回。

【七仙女】的【滿工對唱】更是家喻戶曉的經典之作。董永長工期滿，夫妻兩人高高興興相偕回家，多虧妻子相助讓三年長工改為百日。

七仙女道：「樹上的鳥兒成雙對」
董永喜：「綠水青山帶笑顏」
七仙女又道：「你耕田來我織布」
董永滿心歡喜：「我挑水來你澆園」
七仙女道：「寒窯雖破能避風雨」
董永：「夫妻恩愛苦也甜」

道盡「只羨鴛鴦不羨仙」之真諦。

【血手印】的【郊道】

「夜沉沉、聲悄悄，月色昏暗。風淒淒、影搖搖，殞星曳空、怪鳥長鳴，一路行來無人煙，嚇得我膽顫心寒，啊－啊－啊－佳人贈金情義重，使我又愧又歡喜。眼見園門正半掩，想必是雪春在裡面。」

黃梅調淺白又容易上口，故流傳極廣，直到今日 KTV 還有多人在點唱。

【江山美人】的【扮皇帝】、【戲鳳】

▲ 新編草橋結拜

活潑可愛又符合人情，幾乎所有活動都有人表演，深入市井。

現況與未來發展

雖然目前黃梅調已逐漸式微，還好臺灣還有一群鐵粉仍默默堅持黃梅調的傳承與發展，例如：社區大學社團、民間戲劇社等等，在在堅持傳承並推廣黃梅調。目前為中壢社大黃梅調教師的鄭雅謙老師，生旦唱腔皆宜。尤其黃梅調更是頂尖高手！不僅嗓音渾厚、音域寬廣，且唱韻婉轉優美動聽，還精通各種說唱藝術！曾受邀於「紅樓劇場」、「長雲樂坊」演唱黃梅調金曲。她唱起黃梅調，蕩氣迴腸、韻味十足，不輸凌波喔！

提到黃梅調，大家一定立刻會浮現最經典的劇碼【梁山伯與祝英台】，凌波小姐也因此劇而大紅大紫。她當年隨劇來臺灣登台時曾經萬人空巷，受熱烈歡迎程度不輸給載譽歸國的少棒隊。黃梅調淺白易學，善於抒情，落地生根發展至今，已經完全臺灣化，充滿屬於臺灣的特殊色彩與風情，如果因此而消失，乃我輩之責，除期待政府大力扶持、企業界解囊襄助，民間力量也需要壯大，還要能夠吸引年輕族群，才能永續經營。僅靠民間社團或學校教學，難以一肩撐起此重責大任，孤木難擎大屋，黃梅調等臺灣戲劇，仍需培養欣賞觀眾，才能持續傳承這些經典戲曲。